

名家小品冰雪携補第二



記注紀事述

文昌閣記

馮琦

無求安窻記

孫鑛

吾園記

丁乾學

誰廬記

張自烈

鄭氏東園記

侯正域

泊舟種花溪記

陳子壯

羽巢記

侯峒曾

舊學菴記

吳偉業

耻菴記

成德

避風巖記

張明弼

春雨草堂記

包壯行

相公墩記

吳應箕

寒山記

胡胤嘉

燕遊記

章世純

遊合江樓記

張瑋

遊焦山記

李天植

游旬漏寶圭洞記

陳鑑

璠田山寺記

吳鍾巒

游烟雨樓記

曹溶

游南湖真如塔記

柯聶

漢蘇子卿墓垣記

左懋第

陶靖節祠碑記

李明睿

重修宗子相祠記

李思誠

古未安寺復田記

湯顯祖

瘋道人記

顏茂猷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彈箏記

蘇桓

宜興甕壺記

周容

閒園序記

吳偉業

古鐵書記

陳鑑

葺壁記

李楷

牆東詩自記

吳伯裔

橫塘集自記

茅元儀

雨後觀韓子詩集記

杜濬

龍馬記

王鐸

游舫記

高承埏

寓山注

祁彪佳

烈豆紀事

鄭二陽

胭脂紀事

伍瑞隆

紀顧繡

程爵

名文小品冰雪携

文昌閣記

吳下

懶仙衛沫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于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以邑侯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為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

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
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
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編衣素鳥青童白馬而
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
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
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
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
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
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爲星也讒雖在耳

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
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
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
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于人此
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
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穫
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于修業實有所闕而以
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
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

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揆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糝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懶仙云。琢菴一尚理學文宗。只說以神事之。禮所不禁。士子不敢恃之以乞靈。可以破惑醒愚矣。

無求安窆記

孫 鏞

客歸先人之敝廬。其寢之窆。爲重屋南三之一。椽題拓三尺許。當其無有丈餘之用焉。西鄉並兩門。前三牕。楣椽雜松栗櫛。斲而不礮。竹壁灰堊。塵積矣。隔以故書。驟雨時時漏。徙避之耳。兩度東西直。東列經十三家。子八家。史四家。詞賦三家。西藏副本。別笥貯遺筆四石。文十二。不解畫。亦間存之。古硯方製一角折。馭云歛石也。未叔所志。南唐硯適符焉。幾是乎琴二。鴈唐雷霄。

今惠祥殷紹嘉公枰。寧子儕之。銅小鼎漢式。竹
榻四木几五。客風興啓。右牕讀書。書以鉛句。牙
章識其雋焉。法言備於經。是用去漢而卽周。略
爲程不必中程。由游夏之。以窺夫子。公羊在
業。穀梁左如失焉。業左亦復如是。是正者副不
一本也。粉策勳矣。憚著書不得已。乃覃思常以
夜思。晡前以翰墨娛於筆。索珠於石。步趨倦則
起鼓琴。爲陽春猗蘭之曲。沉水香無時。手摹秋
子圖。我黑而白。敵也。庭石砌有桂薔薇。夏秋間

萋萋襲予。草青青時。芟時生。食後步於簷。闔閭
往來不廢。反室偶故交談笑。室櫛比也。美室者
求名不得。乃原思獨用漏濕顯。丈餘突不啻勝
之。蓋先公卜安焉。嘗欲於邑郊構一畝之宮。且
游且讀書。未能也。曰無求則豈敢揭之。

懶仙云。月峰全學龍門扶風。此等筆力。堅挺
峭拔。又如公穀得其神而不襲其跡。化工於
文者也。

吾園記

丁乾學

君子之居室也。其室之外。必有隙地。稍閒而靜者。遠其室。家囂雜之聲。與夫米鹽瑣屑之務。而養其耳目心思情性之和。然而名之爲園。固不易矣。凡爲園者。非有據於地。則有因於物。有取於人。而有助於天。有據於地者。近山遠岫。長河幽泉。曠野平田之類是也。有因於物者。蒼松百尺。古木千尋。修竹萬个。不可以人工得。歲月成者是也。有取於人者。壘石爲山。鑿地爲池。亭樓

橋榭花木竹石備極人力是也。若夫天之雲日煙霞風月則貧富貴賤之所同而有園無園之所共不可以私。然有此數者以成園而雲日煙霞風月若因而燦者故夫天未嘗有私於人而天亦往往助人爲園者非是數者蔑以園矣。居士旣以治其所居之屋其西有隙地數丈爲亭三楹而名之爲吾園。吾園者居士以之爲園者也。居士以之爲園則必他人不可以之爲園者也。人不可以爲園者人之爲園也必而居士可

以之爲園則居士之於園也無必也。夫有所必則雖據於地因於物助於天亦無時而遂成園。夫無所必則又焉往而不得園哉。且吾所聞人之爲園者蓋有園成於家而主人仕於朝或官於外明月獨舉白雲無侶者矣。不則卜築繁華貴遊時集目雲樹而心軒冕跡吟咏而事酒肉客旣龐雜而不文花鳥亦厭惡而不喜者矣。其地以物與人凡已之有者且不能據而况於雲日煙霞風月天之有待於人者也可見地與物

與人皆園所繇成。而主人又數者之主也。今夫吾園之地之物之人。卽不可與園敵。若夫雲日煙霞風月之來。則無不可與人敵。而吾園之主。人則固以文章不合於時。放廢於國矣。朝夕倚。旣無鶴怨猿驚之歎。而主人頗能以義自樂。不知貴交。援引爲何人。顯晦生死爲何事。園之取必者爲何狀。意於是而園亦於是焉。而園之主人亦於是焉。一琴一書一壺一牀。突者一丘。而可以爲山。缺者一盆。而可以爲壑。屋數椽。而

可備亭榭之美。竹數竿。花數叢。而可爲林麓之觀。課一懶婦。豎子。或日洒掃。或日不必洒掃。而可擬人工之巧。主人旣呼爲園。主人之心。又無不可以爲園。則又安見其不可園者。誠取必於園之主。而無必於園之物。旣有取於園之主。而亦遂無不足於園之物。蓋天下之物。大觀而大。小觀而小。人心如是。物理亦然。而况雲日煙霞風月。原富貴貧賤之所共。而有園無園者之所同。不可以私者也。物之可據者。旣不能爲居士。

禁而天之無不在者。愈不能不爲居士。有也。於是吾園之名不易。而時與有園無園之人譚焉。懶仙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間者便是主人。是園之能爲吾有也。大地皆園也。而何以獨私爲吾有哉。達斯旨者。其惟漆園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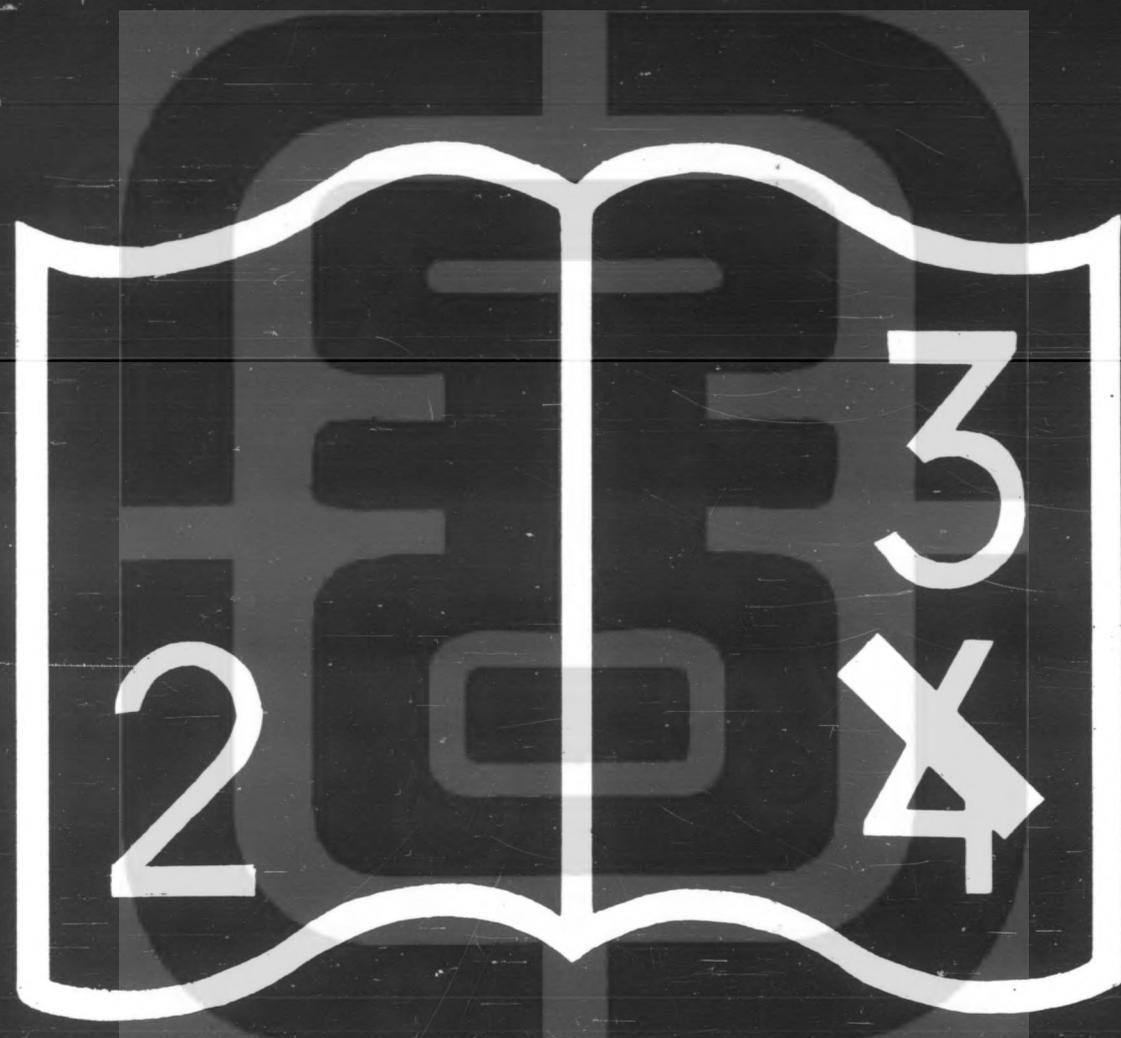
誰廬記

張自烈

庚寅太宰某直指某謀梓予四書大全辯檄江國一十三郡襄厥事宜。邑令王某諏吉召工。就芭山構數椽。爲剗剗地。予因自爲屋十餘間。藏芭山書籍。退老其中。亦猶古菟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議額。芭山書院志盛也。諗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芭山自剗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爲記。予蹙然曰。諸子謂此數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構頗宏。後裔別立。

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四世。廬已易數主。自兵
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鼠穴處。主
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况前代賢相如
唐魏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
甲第。朝廷以賜外戚楊杲卿。若然者。猶傳舍耳。
人皆得而有之。惡在其獨爲吾有哉。李文饒平
泉山居戒子孫勿售宅。姓形諸雜咏。有吾廬日
堪愛之句。予心竊過之。迨讀陶淵明詩。亦云吾
亦愛吾廬。淵明後世所稱達士也。豈私其廬哉。

偶。狀。廬。之。則。偶。狀。吾。之。耳。狀。予。意。淵。明。達。則。有
之。以。語。聞。道。則。未。也。天。壤。閒。誰。爲。吾。有。卽。吾。有
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者。皆。不。足
恃。而。况。吾。廬。乎。故。予。嘗。歎。古。人。不。治。垣。屋。不。廣
侈。聽。事。割。宅。以。處。友。焚。券。以。還。姬。皆。有。合。於。道。
然。則。廬。而。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
敝。廬。數。區。風。雨。莫。蔽。甲。寅。泊。今。三。十。年。中。徙。居
無。寧。日。閒。取。赫。蹠。書。誰。廬。額。自。隨。每。至。僦。舍。坐
則。懸。於。屎。去。則。藏。諸。篋。凡。旅。居。皆。狀。明。乎。芭。山



编码错误 应为又 8-9

非吾有書。非吾有廬。非吾有誰之斯。可矣。欲盡攫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曰。先生過文饒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三子意。不遽毀。芑山書院額。而於燕居。仍額曰誰廬。不忘初也。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子若孫有之。卒非吾有也。與其吾也。寧誰自號誰廬居士云。

懶仙云。范文正嘗言。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芑山深造自得。學問如是。

鄭氏東園記

侯方域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鄰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川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也。余及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淮副使。鳴

呼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并名水仙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間，而鄭氏園爲盛。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爲圍場，并皆爲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并所舊植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并之不祥也。抑并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

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自而興也。其後啓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并之妖者，吾又不知其

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松入地而爲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所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而卉之果爲妖也。嗚呼。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况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懶仙云桑滄之變本無常主讀之慨深

泊舟種花溪記

陳子壯

屏居無事。挈雙僮。携一小榼。一琴。一簫。一茶。一鑪。汎小舸于芙蓉洲畔。將尋李小灣。未數里。小灣亦駕一葉。余過于五雲橋下。是日風泉霽淨。秋光如美人小灣。大有佳意。急命泊舟。沽酒。不知所泊。舫卽花人種花溪也。新蘗數枝。已出籬落。蘭英近水者。半爲溪草所沒。余命僮子采采來獻。小灣喜甚。爲誦秋蘭一篇。余曰。時花方好。得無微覺芙蓉老乎。蓋先是讀小灣生日詩多。

稱老至是知余欲有諷也笑執余手曰子芙蓉亦幾幾有醉色矣余喟然而歎憶李北海牡丹詩祇恐東風易搖落一枝傳向畫中看夫人之於詩也骨法嶮峻少不如老丰姿秀嫵老不如少子少年時容與錦溪橋上曾經幾調脂染碧洪粉研青今豈遂忘之乎小灣起嚼蘭蘄擎酒繞船行眉宇若有動者遂漫書記之

懶仙云秋濤有練要南宮等集不可得讀如
此風逸諧清絕似坡公小品

羽巢記

侯峒曾

巢者必羽也羽者必巢也以巢名其屋矣不言羽可也時子曰吾取其以楮代塗瑩潔編素若白鳥之梳翎而身當其覆翼者昔北齊海西鎮將郎基剪紙爲羽今時子又疑紙于羽乎居羽巢中目擁萬卷圖史琴尊莫不靜好略近放翁氏之所謂書巢者而其所寄托又不盡然蓋將以一枝自足無慮無營羨鷦鷯之甚適笑鳩鵲之孰工余以爲凡居皆寄也寄故可以寓意而

不可以留意。惟寓也。曠不爲適。隘不爲累。惟寓也。隘亦不足以爲適。曠亦不足以爲累。今夫桑樞甕牖之士。見高薨華棟。則心怦怦焉。恐不得當有人焉。特起而笑之。半畝尺椽。抱鄰自喜。夫孰知中有所礙。而巖栖谷吹。風雨不蔽。未足語于清虛之觀。而神明間曠者。則生長于華屋之中。而托跡于巖廊之上。不害其爲達也哉。時子旣大小齊觀。華素一視。則請以此巢隱南山之霧。于以澤其羽毛。而成其文章。異日接夔龍之

武。筵鷓鷯之羽。其與今日之居。是巢也。何以異夫。而後斂翮以從。巢父游未晚也。

懶仙云。桑樞蓬戶。本吾棲止之鄉。而妄思雕梁畫棟。尚非吾華樂之境。其不能巢隱而致墮翼折翅者多矣。抑知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乎。

舊學庵記

吳偉業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繚以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嚮以庸虛早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

建禪益萬分。今編蓬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于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宮爲講。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予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鄉經學。開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癡疲。曳使數人扶持。病僂入省門。

居庭中。惛惛不辨。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選視。涕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主上敬而不怠。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備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予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顛沛。訕辱。欲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于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由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岩之賤。吾得。

而論著之。況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遠。吾得
紬繹之。況其所親見者乎。今以予之坎廩。侘傺
休息乎此庵也。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于朝
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反。疇昔肅恭而
將事也。其于君臣誠勵之語。未嘗不思諮諏出
納。疇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盛衰興廢。天道人
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倦
倦于此者。非苟強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爾。庶
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

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于學。雖不自
暇逸。而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
弟。讀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國家之恩澤。
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
志焉。

懶仙云。楊龜山見胡澹菴。舉兩肘示之。曰。吾
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
謫橫浦。寓寶界寺。每日昧爽。抱書短窗下。就
明而讀者十四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趺之。

跡隱然為學勤苦如此梅村是記可想見其志趣矣。

耻菴記

成德

士之品清而器遠者內有其持可以告千百世而介然無所仆或曰世器之不治也士心先亂之然則心治而士治士治而世治乎夫士心之日馳而罔止也何極之有安所取繩而底于治者噫嘻我知之矣元其士而為三公九卿焉皇皇具瞻大法止之無欲則治欲則亂中其士而為百司庶尹焉依依圭組小廉止之不污則治污則亂下其士而為草莽市井焉六經止其宇

百子止其傍。非先生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生之法行不敢萌。則治。否則亂。然則世之治不治。聽士士之治不治。聽心心之治不治。直決諸止。不止而定矣。葉子聖野。吳士之品清而器遠者也。內有其恃者也。生學儲文統之邦。而以耻菴記下詢不似者。德何以復之哉。無已。則妄言之曰。耻者止也。設世之爲士者。屋漏止。天平且止。氣雞鳴入井止。心念滔滔之皆是。悟耿耿之誰持。悠然澹然而還。見其止也。如是則世治。或曰士

止矣。朋黨之說。圍士內。門戶之說。攻士外。則柰何。無已。又妄言之曰。禮門門也。道戶戶也。有朋自遠。非朋乎。過各其黨。非黨乎。士之入朋黨。門戶之藩者。貿貿不止者也。○發○明○經○學○羽○翼○名○教知所止矣。而朋一性命黨亦仁賢。門本尼山。戶悉鄒魯。真儒進位。假氏逃權。又何戶何門何黨何朋之可冒矣。如是則世可以長治。雖然。此豈德臆說哉。楊肩吾曰。天下卽不治。而吾國未嘗不治者。岐周是也。一國卽不治。而吾家未嘗不治者。曾閔是也。一家

卽不治而吾心吾身未嘗不治者。舜與周公是也。有本之言。可以質聖野矣。用拜稽首爲之記。
懶仙云。讀易賁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文而明。明而止。始可以文。而合聖人之道。玄升先生精深經學。以止義釋耻。崇正學術。不爲依門傍戶之說。可爲立言不朽。
附記。忠毅剛方正直。紉烏程之奸。廷杖謫戍。甲申之難。以隻雞杯酒。哭奠我先帝。流賊露刃。睨視之。公不爲動。抵舍。母太夫人張氏先縊死。妻某氏及幼子亦同殉。以慷慨自盡。合門死難。讀此文。見其生平矣。

避風巖記

張明弼

避風巖在端州之北三十里許。或曰與硯坑相近。古未有是名。予避風其下。故贈以是名也。予何以避風其下。崇禎己卯秋。仲予供役粵。惟二十五月。旣竣事。則遍謁粵之大吏。大吏者非三鳴鼓吹不啓戶。非啓戶則令長不敢入。予東馳西騫。左調右需。目厭於關。騶鹵簿。絳旂朱帽之狀。耳厭於笳鼓引贊。殿鳴之聲。手足筋骨厭於伏謁拜跽。以頭搶地之事。眩瞽車上。至不擇店

肆而解衣卧之。凡六日而畢。則又買舟過肇。謁制府。制府官愈貴。禮愈絕。控拜數四。領之而已。見畢。卽登舟。將返揭山。九月。牖宿三十里外。夜半。北風大厲。孤舟如擲。兩崖轟殷。有砰擊聲。舟人大恐。時微雨。江黑不辨。所泊力引數步。偶得一巖。江迴峰抱。風力稍損。乃息焉。及旦而眎之。則斷崖千尺。上侈下弁。狀如簷牙。仰而睨之。若層衡之列。煙上崩巒。傾返頽石。轟突時有欲落之勢。慄乎不可以久留焉。狂飈不息。竟日居其

下。胥僕相扶。上舟一步。得坐於石隙。草際聽怒濤聲。若奔車敗馬。望沸波。若一羣白鷺。鼓翼江心。及跳沫。山足又若千百素鱗。爭躍上岸。石崖磔磔。不沾土壤。而紫莖纏帶。青蕪數尺。一偃一立。若青獅奮迅。而不得去。又若怒毛之獸。風過毛豎。不能自休。身住江坳。目力相界。不能數里。而陰氛交作。如處黑帷。從者皆慘容。而相告曰。日復夕矣。將奈何。予笑語之曰。第安之。第安之。吾眎夫。複嶂重巒。繚青緯碧。猶勝於院署之巖。

麗也。吾眎夫崩崖傾石，怒濤沸波，猶勝於貴人。
之願頰心腑也。吾眎夫青蕪紫莖，懷煙孕露，猶
勝於大吏之絳騎形騶也。吾眎夫谷響山嘯，激
壑鳴川，猶勝於高衙之呵殿贊喝也。吾眎夫藉
草坐石，仰矚雲氣，俯觀重泉，猶勝於拳跼伏謁
於尊宦之堦下也。天或者見吾出，則偃僂入，則
簿書已積兩載矣。無以抒吾胸中之浩浩者，故
今風伯發號，陽侯阻波，界此孤巖，以恣吾數刻
之游討乎。不狀者，或茲巖壁立路絕，猿徒鼯黨。

猶難託迹。若非習金丹火龍之術，騰空躡虛，不
能一到。雖處大江之中，飛帆如織，而終無人肯
一泊其下，以發其光氣而著其姓。寧天亦哀山
靈之寂寞，傷水伯之孤清，故特牽柁予舟，與彼
結一日之緣。耶予年少有志，養二龍於大壑，調
一鶴於中峰，與羽服思玄之徒，上煙駕，登月館，
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縈帶，而心爲時奪。至墮
俗網，往返數千里，徒以充廝養之役，有才無時，
甘於下人。今日見此水石，若見好友，猶恐諄芒。

盧敖諸君。詆予以井甃之識。而又何事愁苦於茲巖之下乎。從者皆笑。予乃納以茲名。巖頂有一石。望之如立人。或曰飛來之塔頂也。或曰當是好奇者躋。是巖之巔如昌黎。不得下。乃化而爲石。云巖側有二崩石。一大一小。僅可束兩纜。小吏程纓曰。當黑夜暴風中。舟人安能擇此。神引維以奉明府耳。語皆不可信。併記之。

懶仙云。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筆端亦有壁立萬仞。浪激千層之勢。

春雨草堂記

包壯行

海陵有畸人。別業成而額以草堂。誌在田也。在田則秋水蒹葭。幽人之所寄託。而又曷額以春雨。際肅霜奪露之秋。不忘春雨犁耕之望。此有逃而棲者。所不欲言。而第曰。予海陵人。海陵隸維揚。不能客於他國。城腹固大。橋分廿四之半。水亦分淮泗之細。農圃野人。族處若避秦。而阡陌桑麻。外人不得問津焉。昔人以景屬之。而此堂之鄉。水所滙。滙于西。爰取春雨。借署西湖。今

茲草堂逸西湖而存春雨念彼桃柳兩堤笙歌
百鷁今日西湖寧復當年春雨且愁而欲凍而
此地市波數頃不飲朔馬城牆月高明河有星
河山卽倒波不改綠右眺岳山之嵯峨北瞻戰
場之傀儡亦千古興衰之感也蟄雷一響人在
碧天爲絲爲絮而春緒碎縷灑牕灑石而春情
惹物春耶雨耶如是牽綿耶無何小艇客至深
入芙蓉紫壁樹聲敲殘碁子山鳥啼散茶煙青
童提壺踉蹌而竹鑪之火久紅雨畦之韭初剪

問客狂興何似歌落山頭數花矣若夫梅花人
別渡口霧迷遠寺鐘來暮雲天溼暗茲細雨嬌
春不耐愁懷滌水乃若草堂之雨不類山陰之
雪有客在琅耕雲架屋買石裏糧偶一過從投
轄山間主人揖罷見四壁唱和翠滴霞堆成苔
成繡有聲有光醉而讀之草舞字香迨榆莢之
雨全長滄浪之棹可放而春雨未堪留客矣芹
泥融而燕子巢完葵露霏而石圃人遠主人停
卮春雨如此草堂何哉作是記者奚必廬陵太

守之自命其人而肯是堂者悠然喜雨亭之別
一逸情以想見堂中之人顏以春雨之名
懶仙云鋪敘景色言有盡而意無窮想其寄
托高遠幾于坡仙之贊郭恕先樓居仙圖空
濛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相公墩記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
悅未第時讀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
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上視形爲最下然春夏
水起四面灑森而墩固突然其中歲大水至於
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
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寺荒寂已久萬曆
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者
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

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遊於墩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淹至數月。嘗試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烟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嘗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空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楹前。危桅指於簷際。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烟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

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嶮。而有雲岬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音跫然。其隆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睂睫。非習於墩者。舉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自明僧請曰。子豈獨習墩者。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予也。予感其言。記之。

懶仙云。極目山水。其間風雨雪月。陰晴早暮。態狀萬千。恨無雋管。寫其彷彿。畧經次尾點。

綴筆端便有衝流奔激觸目變幻之狀。

寒山記

胡胤嘉

趙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梵書栴架斐几竹榻光潔可鑑堂以內樹石如鐵色蘿蔦是依頃之凡夫方袍岸幘出以肅容軒軒如舞鶴翔鷺簡邁世局居然成一隱格也小宛東砌下闢門以往則凡夫所鑿爲沼爲臺爲榭以翼墓者也沼環山足前三以堤襍樹夾之菱藻蓴苳芙蓉蕖間生敷

芬○疊○翠○沉○浮○池○際○山○足○麗○沼○唇○吐○齒○齧○嗽○嘔○互○
奪○不○一○其○勢○迤○邐○北○引○短○虹○跨○焉○水○激○石○堰○而○
抵○極○於○沼○青○霞○榭○則○馮○沼○築○基○周○遭○桐○楸○可○得○
三○十○許○株○清○疎○映○人○到○此○未○有○不○襟○開○神○朗○者○
中○出○供○具○俱○灌○畦○之○蔬○摘○園○之○果○味○在○人○外○主○
人○不○厭○客○清○言○弱○塵○楚○楚○不○倦○自○有○北○山○素○為○
榛○叢○滅○沒○寸○石○尺○水○皆○筋○力○琢○而○付○之○者○山○
不○知○何○名○字○山○以○寒○而○碑○之○志○之○自○凡○夫○始○吳○
闡○之○間○幾○與○虎○丘○天○池○馳○聲○城○外○矣○所○恨○三○百○

畝○皆○石○骨○鑿○成○無○長○松○修○竹○可○為○棲○蔭○而○凡○夫○
衣○着○器○物○猶○有○吳○下○風○氣○稍○異○荷○蓀○荷○蕒○之○隱○
耳○錢○受○之○為○余○言○凡○夫○先○時○作○匹○練○水○激○流○千○
尺○白○波○跳○沫○洶○湧○成○音○不○減○天○台○石○梁○也○觀○者○
市○集○不○堪○其○囂○遂○削○平○為○咽○石○之○堰○余○不○及○見○
復○為○悵○惋○

嶺仙云余十齡時每春父兄偕至先壠必一
過寒山極林泉之勝得觀匹練飛流驚怖為
奇主人綰留俱非常物暨癸亥又曾一往庭

徑稍覺岑寂。靈均仍有父風。出山看野蔬。啖若仙珍。繼以文淑畫冊。繙玩鳥蟲花草。迥非習見。令人飄然作塵外想。年來趙氏風流頓盡。舊日亭臺。悉頽蕪莽。近聞改爲僧舍。余亦老大增悲。不復遊興。讀此恍如尋夢。

游合江樓記

張瑋

余之觀於合江樓也。蓋丙寅五月十日云。先是惠頗曠。郡守徐君率僚屬屏輿却蓋。暴火日中。遍走百神。又趾入肆。勸糴。下令昂穀。值直乃得不昂。民爲忘曠。余初至。與分耗。數憂未敢按圖索勝也。會皤者。齏者。饁者。祿者。旅而行於市者。聯臂呼曰。雨足而吾試適竣。徐守乃偕其佐丞。則余君化淳。倅則徐君允聘。呂君大英。李則金君汝和。揖余言曰。惠之左偏。憑雉而樓者曰合。

江東坡先生菱焉圯且數矣新之者守也守將
有惠命夢一偉丈夫曰子其嗣予亡何馳而南
至之日署事者以茲樓請首飭厥工則夢實告
之余躍然起去署可數武城出於面級而上俯
江而巖然者樓也攝衣而躋支頤而若有思已
乃嘆曰蘇公不來嶺南其無茲樓乎樓不知肇
自何年公以驚鱗折翼之餘視身若辭枝之葉
未識所泊儻然一寄茲樓而人遂以爲樓之勝
有以來公也視兩江洄流倍覺傾洞而時塊然

山○色○若○點○黛○傳○青○作○翔○作○舞○紛○入○此○樓○中○夫○然
後○見○樓○者○味○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若○乾
坤○一○大○缺○陷○虔○木○劇○石○汲○汲○乎○不○容○已○也○余○每
謂○大○地○原○無○山○川○俱○從○人○胸○中○幻○出○胸○大○者○幻
大○胸○小○者○幻○小○胸○之○曠○無○際○者○又○幻○大○爲○小○幻
小○爲○大○公○所○至○幻○出○西○湖○不○止○武○林○也○而○曳○踵
六○橋○之○畔○者○至○以○公○之○氏○氏○堤○黃○武○之○間○有○兩
赤○壁○互○爭○以○爲○公○携○酒○與○魚○處○霄○月○偶○白○水○石
相○激○漁○笛○鳴○之○鶴○鶴○磔○磔○譜○前○後○兩○賦○不○休○當

事者無若公何謂非瘴烟毒霧魑宮蛋窟不足
以死公孰知武林之幽麗赤壁之浩淼公已裹
之而來貯之粵江之濱矣崖峭吐吞湍濤飛濺
數尺之樓容受萬變坳堂巨海拳石太華公目
睨之不少異于于乎以飯則飽以飲則醉以夢
則甜以曳杖放脚則爛然天真向之題爲瘴烟
毒霧魑宮蛋窟者得公一洒其辱而茲樓遂堪
千古然則見樓者味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
摧其乾坤之大缺陷而不容已於度木劇石也

坡公幻合江樓乎亦人人胸中幻出坡公也余
竊異公匪獨不惠苦也抑魂若魄猶眷眷此江
郊夫當事者以惠死公庚以公生惠病者藥乎
者痊憐涉者之脛也則不有其犀公去數百年
惠日以察知徐君之能勤惠也見之夢而囑之
嗣徐君晝殮則傳夜寢不簟者三年而餘矣丞
若倅若李辛而佐之蚩蚩者曰吾不知腹何以
長果暮戶可闢而帖席斲也夫如是誠嗣公而
不泚新一樓乎哉今使皤者齟者饁者蓀者旅

而○行○於○市○者○不○謳○而○呻○。蘧○蘧○焉○。曠○之○憂○也○。則○江○
濤○皆○悲○風○山○藹○亦○魑○焰○耳○。余○卽○攝○衣○而○躋○支○頤○
而○思○有○不○環○顧○愴○然○去○之○恐○不○速○耶○。昔○坡○公○喜○
雨○則○以○名○其○亭○。援○昔○曙○今○更○名○是○樓○也○。以○永○質○
諸○坡○公○粲○而○曰○可○矣○。徐○君○名○儀○世○余○同○郡○義○興○
人○余○謂○誰○毘○陵○張○瑋○也○。

懶仙云有坡公便有合江樓坡公胸中實未
嘗有合江樓也是隨地幻出坡公耳發論妙
絕

遊僊都山記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室廬可二十里望東山
之上有二峰卓立一頎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
手曰婦姑峰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渡馬橫
立石柱布級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怪石
若舞人若臥獸若枯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
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以登有若夏
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雷而下其一邃仰眎
乳從隙中垂垂欲泫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

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繇名也、石多記刻、惜磨滅不可讀、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鷓鴣、鳧、鷺、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漾沫、遊人濯手、則驚人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嶄兮若削、隕兮若崩、色頰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也、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是爲鼎湖之峰、紫燕數萬

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栝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爲童子峰、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筍、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壓于鼎湖、不中髻椎矣、步虛山于鼎湖爲屏障、其上群峰森列、若周廬、羽衛、設如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欹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余遊僊

都未涉五之一也。而奇若是。然吾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綵雲。僊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僊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懶仙云。遊記若隨筆鋪敘。便無味。妙在一轉一境。點綴處。夾入議論。多翠紋古剝之致。絕似柳州諸小記。

遊焦山記

李天植

京口三山。當南北舟車之會。騷人杰士過之。未有不遊。或江山助文酒之雄。或文酒發江山之氣。而金焦北固。遂爲憑高選勝。把酒賦詩之場矣。余謂山趣不同。遊情各異。如北固弘覽三方。金鰲稱尊四面。登攀之概。無踰此者。若東家焦。近不非固。麗不金山。而祇以憑高選勝。把酒賦詩。了吾遊事。吾其慊乎哉。吾觀山以焦名。顧名思義。要使我懷人。弔古之思。居多焉。漢末鼎沸。

英奸互馳斯時宇宙真如百川倒而在瀾橫者
不有高人逸士脫塵埃而棲玄默以陰寄其挽
回彼滔滔者安所底耶如鹿門採藥之遊遼東
皂帽之避各自出手眼另闢乾坤而先生乃以
不夷不惠疑仙疑乞之身上不金下不固蕭然
高寄於幽竒孤絕從來不名不號之山三詔不
出一言不交彼董經杜恕輩烏知先生之心哉
彼蓋以其身當衰世之末流而姑借此一拳之
石砥百川而障狂瀾也寧必舍此而他之至於

今茲山之靈藉先生以傳則豈惟當世不可無
先生卽千秋而下猶不可以無先生也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寧遽出桐江一絲下哉嚴處其盛
而焦處其哀名同代殊其持世之功一也故登
其高可以仰先生之高風焉臨其深可以想先
生之深心焉如先生者稱漢處士足矣而侯之
而公之被冠裳於草野賁綸綍於烟霞何其報
先生者隆而識先生者淺也余遊茲山登焦嶺
探三詔洞令人徘徊而不能去若夫吸江亭浮

玉巖松寥閣上憑高選勝把酒賦詩此騷人傑
士之遊而非吾之所爲遊也

懶仙云名勝之境爲高流棲止後之登臨者
不能景仰芳踪等於離齷牖下耳似此山起
遊情蕭然高寄有翹視八荒塵穢下土之意

游句漏寶圭內洞記

陳鑑

吾家山密邇句漏蓋有八洞其最奇者無
如寶圭內三洞云已卯仲冬廿六日余以飛遯
至乞火竹於野人一童子持火一蒼頭裹糧誓
窮其勝時朝曦滿山石筍駢錯自寶圭洞天東
西穿而入迄於出則山下頽陽矣入洞如驅車
入鼠穴出洞如狡兔辭雉羅入而欲出如蟻之
蹲珠蠶之處繭蝸牛之辭廬蟾母之破壁至于
必欲一出而後已惟恐天傾石巔淵漏足下毒

龍。或一遇而桃花。或閉門此遊。句漏者之情也。
向使如狄梁公。雷斧伐樹三日不得去。而爲破
樹取之。又如狂龍。索澹臺子羽之劍。而舟可覆。
劍不可得。又如周處。擊南山白額虎。入水斬蛟。
三日夜而後出。寧知無劉根。葉法善。啖余以火
棗。飲余以靈漿。授余以金簡。蕊書。白玉板之秘
冊。耶。恐諸僊人笑余。世情未盡也。洞徑深滑。蛇
涎行。不知幾千武。蝙蝠大如鷄。時撲人。火。火。竹
幾滅。則以蒼頭。腰間煤續之。目。目。于。人。足。于。于。

石。日。之。修。短。十。于。火。地。之。窮。通。十。于。穴。目。定。而。
後。步。息。定。而。後。語。穹。者。爲。門。奧。者。爲。室。敞。者。爲。
堂。幽。者。爲。閨。狹。而。岐。爲。巷。折。爲。罅。陟。爲。梯。渡。爲。
筏。形。者。爲。牀。爲。几。爲。人。物。僊。佛。獨。宿。窈。無。鳥。蟲。
猿。猱。之。聲。稍。疑。耳。根。蟻。鬪。若。雷。霆。之。隱。隱。于。下。
而。波。濤。之。洶。洶。于。上。也。山。志。有。之。山。不。高。則。不。
靈。淵。不。深。則。不。靜。此。洞。高。靈。深。靜。備。矣。譬。如。有。
人。淺。胸。白。腹。不。載。詩。書。將。上。下。四。方。易。向。異。位。
安。能。坐。照。山。河。大。地。又。如。有。人。塊。坐。一。室。不。曾。

縱橫行幾萬里。見咄咄怪事。如猛獸奇鬼。突然
吾前。又寧保七箸無恙。而手板之不倒置耶。余
郡自來安龍王諸山。一百里而西。至寶圭之洞。
又自崧臺石室。三百里而東。至朱明之洞。地多
幽崑。皆峻外空中。其下多有道里。潛通車轡。叱
咤之怪匪。有○道○術○不○敢○游○行○或○彊○行○往○往○迷○出
竅輒死。昔鮑靚不行幽窈。常畜飛燕。摩空傳音。
葛稚川居羅浮。却欲爲句漏令。以覓丹砂。而何
僊姑笑之。爲狂游。余之出入寶圭也。初以爲冒

險探奇。直得一死。匪爲丹砂也。倏而往。倏而歸。
不至爲僊姑所笑。且以傲於人。曰。一日之間。千
門萬戶。如游帝者之宮。亦何幸哉。遂篝燈作記。
書于內三洞口。其五洞。且徐圖之。

懶仙云。相如著上林賦。忽然而睡。渙然而興。
王勃爲碑頌。引被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苟
內無所得。徒爲湊泊。下筆時。必不能有光景。
入人意中。出人想外。

瑠田山寺記

吳鍾巒

無○始○以○來○之○有○茲○山○也○吾○惡○乎○知○其○始○也○茲○山○
 之○以○瑠○田○名○也○吾○又○惡○乎○知○其○始○也○瑠○田○之○寺○
 之○以○山○名○也○則○有○始○矣○惡○乎○始○始○于○唐○遞○唐○而○
 宋○而○明○興○廢○者○屢○矣○當○其○廢○也○荒○烟○蔓○艸○之○所○
 縈○也○虎○豹○之○所○經○狐○鼠○之○所○穴○樵○蘇○之○所○不○及○
 行○路○之○所○戒○以○為○畏○途○而○勿○之○顧○也○猶○天○地○之○
 渾○沌○也○當○其○興○也○名○僧○之○所○住○持○比○丘○之○所○叅○
 誦○宰○官○之○所○護○法○文○人○墨○客○之○所○題○詠○以○志○不○

朽者也。猶天地之自渾沌而開闢。自開闢而文明也。吾又惡乎知茲山之幾渾沌。幾開闢而幾文明也。而惡乎記之哉。雖然。吾今之游于茲也。目之所見者。蒼松也。翠竹也。耳之所聞者。松聲也。竹韻也。所觀而玩者。泉也。石也。所瞻而禮者。寶殿也。所栖而息者。精舍也。予不能以無情也。而烏能以無記也。詢松竹之所以向榮。泉石之所以增勝。寶殿之所以圯而復建。精舍之所以易而更新。則成之者。僧濛公也。溯其始基。則有

若陳居士。有若苦道人。而濛公之徒石也。居士之孫偉卿。與予交者。皆有功于茲山者也。又烏可以無記也。嗟乎。莊生有言。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吾與偉卿邀游二帝間。而將進觀。夫無始也。其果有夫無始也。耶。其果未始有夫無始也。耶。吾烏乎知之。還而問之。濛公曰。吾弗知。吳子曰。彼脩渾沌氏之術者也。偉卿其書之以爲記。

懶仙云。置身縹渺峯。落想天地外。僊僊乎絕。

塵而遊。此霞舟先生遺藁也。留之海濱僧寺。余友萬履菴得而遠寄。因刻竣畧存以志仰止焉。因有慨夫名人筆墨。兵火之餘。湮沒者多。安得有心如履菴輩。拾其散亡。雖片楮隻字。傳之天壤。猶晶晶瑩瑩如碧凝丹也。

遊烟雨樓記

曹溶

禾城以三湖秀。南鴛湖。西滌湖。而東馬場湖。最勝。中有洲。歷代建樓其上。顏曰烟雨。誌所宜也。維時商飈乍拂。乘興憑闌。見有傑然而西峙者。真如塔也。匹練澄夷。飛帆隱現。若長虹之斜亘。而南來者。鹽官塘也。坏然而山。滂然而池。有若龍蟠者。豹隱者。羊豕臥者。竹笋乍抽者。湖傍之山亭也。碧綻雲端。翠聳天外。參差出沒。若有若無者。海上群峰也。於時金風已勁。黛色未凋。古

幹○修○篁○切○切○作○響○晚○鐘○徐○動○暝○色○淅○會○平○野○蒼○
茫○密○林○虛○白○月○光○千○頃○水○浸○寒○天○寄○身○百○尺○之○
上○奚○啻○冰○心○在○玉○壺○矣○然○獨○念○烟○雨○之○勝○未○之○
盡○明○季○春○暮○繫○艇○載○登○則○見○春○雨○如○絲○一○泓○波○
澌○帶○笠○吳○歛○披○蓑○欸○乃○濕○燕○衝○花○飛○紅○遠○近○金○
光○浮○野○柳○色○平○烟○武○陵○雞○犬○疑○非○人○世○同○遊○者○
曰○此○苧○村○烟○雨○也○余○曉○然○曰○樓○之○顏○以○是○哉○夫○
村○以○苧○名○誌○勤○也○而○烟○火○桑○麻○反○資○勝○遊○騁○望○
事○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哉○且○擬○茲○樓○于○滕○閣○黃○

鶴○不○啻○泰○山○土○壤○而○跚○盤○足○音○喜○聞○空○谷○中○流○
一○壺○並○以○所○少○見○珍○亦○地○勢○使○然○歟○非○必○夜○郎○
王○自○侈○也○

懶仙云妙境層出是造精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不着人間烟火氣

遊南湖值真如塔建標落成記

柯聿

余昔遊西楚。溯大江。浮漢水。瞻匡廬。大別之勝。步峴山。望古荆。峰亂行雲。翠浮銀漢。驚濤激浪。浴日稽天。迴顧具區。包山之間。直疑培塿。杯勺矣。鴛渚盈盈。其細已甚。若乃浮屠之峻。未有如金陵報恩者。然絜之山嶽。不啻喬松。屈軼他可知已。頃泊舟郡城南湖。見真如寺塔建標將竣。當事紳民。無不踴躍稱慶。豈肩摩轂擊。靜對爲娛。窮谷深山。足音誌喜。物固以所少爲珍歟。已

而夕陽西逝返照在林倒影浸空龍虬潛臥月
朗清宵水天一色長虹蜿蜒危峰秀拔人在鏡
中舟懸木下將十洲三島何必遠在滄溟哉鳩
工選勝又何可已寺址爲唐名相裴休宅塔焚
于亂兵以乙未鼎新至是竣當載在郡誌不具
論意有所感聊綴數言時已亥季夏中浣之吉

懶仙云胸襟宏濶欲將洞天福地看作盆盎
中物此等手筆如天毒國道人指端出浮圖
十層諸天神寶幢羽蓋統塔而行現大神通

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 左懋第

漢武帝能用人其中多光華奇銳瑰異之臣然
有蘇武而司馬文章衛青霍去病立功名不能
與並論噫節於人顧不大哉子卿墓在韓城西
北五里姚莊村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蘇山焉邑
有常祀余爲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栢枝咸南
向或曰武功亦有墓韓人嘗與之爭噫君子之
忠草木且格爭爲之徵而謂人心能棄之歟相
與拜者孝廉楊王二君暨諸生麓之下家者焉

墓稍前面東有祠。惟垣頽，咸慨欲新。余曰：善。子卿使匈奴于漢，如漢書所載十九年，臥起杖，漢節久遂成。往事茲役也。一土一石而皆以觸人心之忠，豈不善哉？始乙亥春，至丁丑春，垣成。余往落其八十老人，爲余言童時記古墓在今墓下。烈風雨，墓開，日出。此地常有雲氣，土人異之。就視見白骨有碣，爲漢子卿墓。土人遷之上，磚封墓，立祠焉。祠頽，戴令新之。問其碣，則封墓中。守祠僧性福有蘇山地八畝，戴令又爲山下置。

地一畝八分四釐，皆免其租。余均賦仍其故，戴令銅梁人，自有碑記其新祠事。而垣之成也，丁丑春，余記之。

衛紫岫云：接一統志，子卿墓在武功。子卿杜陵人，地距武功近，疑其墓固確於韓。然此記徵之，相徵之八十老人所目觀，天人交券，無一或爽，則地相近，疑又無足恃。韓與武功之爭，當不辨而明也。文之奇傑，適古又不必言。

懶仙云：忠節挺生，山川河嶽，精英所獨鍾。故

地靈則人傑。子卿仗節十九年。韓城與武功相爭。爲重風雲草木。亦爲呵護。蘿石公記其奇跡。低回景慕。惜乎其使北而不得生歸也。節烈較子卿更皎然。與日月爭光矣。

陶靖節祠碑記

李明睿

陶潛爲晉處士。心逸而日休。史有是言。及讀靖節詩。世多好之。蓋不越乎田園詩酒之外。而自得夫從容暇豫之適。禪玄兩家俱所不涉。可謂深得其意。游之乎筆墨。寄興於桑農。世之逸民。天之君子。其趣有足多者。然嘗竊疑其近廬山。而詩無一字及之。未識其意。予於是竊歎。今人之謬也。游山多詩。詩中多山水地名。尤多不可言。此皆無得於詩。而以詩借者也。靖節無

意爲詩興到輒寫妙在閒情一賦而昭明選不及收若使此詩無此賦是謂不情之物無韻之歌啞然而已其不及廬山者殆忘情而日涉心可得而味口不可得而言且又冲澹淡粹出乎自然若未嘗用力於詩者然後知靖節詩非用力之所能噫亦妙矣至其稱晉處士自是後人之語靖節詩中固未之及也歸去來辭好爲閒適之言東帶見督郵出於一時感觸如秋風思鱸魚蓴菜致足味酣何暇問五鼎大烹哉至讀

穆天子傳山海傳好之尤見其風味詩亦類二書不似今人汎濫詞章爲靡而已柴桑橋在郡南之二十里上有醉石石亦嶽奇歷落頗難坐臥其居去石一里予過江州問道登焉墓在哎口松筠蔽虧巒石糾結頗著幽勝此中自有祠其子孫質樸淳古猶是先王之遺黎白鹿洞去先生居不三十里紫陽建書院於此而亦祠先生者以先生產此地名賢高節不妨俎豆之以寄仰止之思舊與武侯同祀予別而祀之以見

出處殊致。而先生之高。尤非世俗之所可及也。東漢如嚴光徐穉之流。得靖節之同。然若子瞻之擬詩。差名好事。以比先生。不無愧色。崇禎庚辰冬十月。李子明睿率諸生拜於祠下。走筆爲記。祠去貫道橋門三十步。

艾千子云。淵明高致。固在晉徵士。亦不盡在晉徵士也。詩文固足傳。亦不盡以詩文傳也。兩者之外。得其神情於若滅若沒之間。惟此文耳。○瀟酒成文。亦如淵明之爲人。

懶仙云。淵明大節自足。不朽閒情一賦。昭明摘爲白璧微瑕。何見之偏也。其處禪易之朝。率真任天。超乎塵俗之外者。太虛先生特筆拈出。亦足覘其志趣矣。

重修宗子相祠記

李思誠

古人之制爲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之例不一。而倘
立言以垂不朽。道文麗藻。鳥奕當年者。亦法之
屬也。至於藩垣之事。戎馬之場。烽火烟飛。百姓
寄命。惴惴焉如燕巢幕上。而有能運帷中之策。
使其民婦子獲全。煦哺無恙者。其爲捍禦多矣。
凡此者。皆祀列也。若吾鄉先達宗子相之於閩
也。以其曾爲少參學政于斯也。則祀而其祀也。

則以其友人徐子與之後爲按察時而與其百
姓共立之也。則得並祀。自余移官至登烏石之
崖。瞻拜宇下。爲之矍然有感焉。子相故銓部貴
曹也。子與亦比部上選。相與爲莫逆交。結詩社
于京師。有建安七子之風。而時宰橫甚。無不摧
下。公等獨以氣干之。不悅也。遷之使出。謂文士
多闖葺不事事。因而治之。陸平原潘安仁皆不
令終可矣也。於是子相以參議去。子與以守去。
而皆得闕。閩時有島夷之患。海上腥風四起。鉞

鼓不絕。二公適以劇間來攝時宰。聞而笑曰。吾
固知豎子之必斃也。生平但解吳敝楚謳。安知
羽檄間事耶。吾固不斃之。筆鋒而斃之。賊鋒矣。
而子與守汀封疆之外。非其任也。子相爲監司。
例當爲遮要。邏守攻衝防擊之事。時會城勢迫。
賊躡福清烽火幾及門。六門皆閉。不啓城外。人
環而呼者。淚如鶉。子相獨曰。是所謂緘滕扁鏞
也。盜至担而走耳。彼城下之老者且填壑。而椎
子舞槊上矣。遂自以其西門不閉。縱之入。且令

其入者非肩薪穀不得入。于是城外之父老子弟皆蠟集而走西門城外之積亦復如山。因是以城守凡五旬。斗米不增一錢而安然保聚矣。時宰聞其事更不悅也。不得已與以聞學政。子與猶爲汀守。嗟乎二公者幾不免時宰哉。夫結社爲詩文意氣風上。不過胸中骯髒無所棲托。一向此中淘洗何事。必欲屈辱之。而所以屈辱之者。不過二事。奪其貴秩。付以外遷。一事也。撓其文思。詩情與以簿書戎馬二事也。夫才子之

氣上薄虹霓。下凌日月。卽處之蓬蒿之下。榆柳之中。猶棟龍燭而跨天衢也。此固不足難矣。而莫耶長刃嬰之者。斷何事足折其斧。折丞相弘疾汲黯也。因以右內史界。而官事不廢。虞詡獲罪于鄧大將軍。爲朝歌令。而盜賊治。使文人才子翰墨之外。又多一政事之聲。不得謂奏長楊賦鸚鵡者。止能美其筆端。而天下事不在書生也。是固二公之才不凡。而時宰之爲計者。反拙也。予以木天舊人。一移官於此。感逐客之不殊。

歎流風之可溯。爲之矍然起曰。以其樹名騷壇。風雅再作。可謂法施於民矣。以其運籌帷幄。溟海息氛。室家父子。恃以有生。所謂禦大菑。捍大患矣。故爲之鼎其祠。題其禊。重勒其文。懶仙云。時宰忌才。古今同慨。龍門扶風。以刑餘而著。史漢昌黎之見忌。逢吉東坡之見忌。安石而成大家。無非以材高畏逼。詞藻慚工。然使後之人留連憑弔。與山川花月互相映發。則天之所以償才人。固未嘗不厚也。

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圍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川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

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歎曰：臨川人之憎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爲孝子劉某。

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譯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歎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

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巳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

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有千萬人之閒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逞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懶仙云。忙人奪閒田一語。發論抑揚之間。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瘋道人記

顏茂猷

睢盱子居中年病顛。指白得黃。數五論千沐頭。失冠。噉空垂涎。時逝而邁。則之楚而適。燕俄而載。哭載歌。我不見我。淚慟寒泉。而或汗流接踵。輒鼯然自擁其寒。羶客詈之曰。汝何顛。睢盱子曰。人則顛矣。我固不顛。客曰。是璘。塊何爲者耶。睢盱子諦而視之。汎而若疑。則舉手曰。天客曰。狂哉。時乃以地爲天。睢盱子曰。若何據而名地也。衆之所然。苟亦無然。客無以應。睢盱子行歌。

而逝旃。斥足玄洞之墟。履危步風。迺往。迺旋。客
復詈曰。是之謂強作。汝何不墮坑。落塹。而赴乎
大川。睢盱于逡巡。躡蹠啞笑。披肩荅曰。而果顛
而果顛。自墮坑塹。抑險馬而加鞭。惟憚棧道之
蹶蹶。余是以蜿蜒。余目聽乎天鼓。蕭蕭。余耳視
乎冠崑崙之巔。時勸槐安之鬪。爭忽逢蝸子而
談禪。余笑子之爲聖。爲賢。怙終不悛。雞皮而鶴
其冉矣。猶傅粉乎爭妍。余懶。余懶。美雲自適。枕
天醉眠。蹶其起矣。捏閻浮爲一彈丸。塞于鼻孔。

帶笑嗎嗎。使汝諸人喘不得出。狀若曲蘆。惋恨
羹沸。祈救駢闐。余徐徐焉爲汝左。一指右。一拳
撚破泥丸。而有流涓涓。咄哉汝。汝綺組其革。而
人。以爲中牲。余毛生乎兩顴。余角濺濺。其不以
蓬蔭蹇躡。易子之嬋娟。

懶仙云。安得此身。生羽翼。飛入重玄。探無極。
宗壁居士。以五經獲雋。乃用世人也。讀其迪
吉錄。似覺世人也。今讀其雲起述。又似出世
人也。非上竊天符。下戲九垓者。殆其人與。



